

又到中秋月圆时

□ 李珍文

流年似水，四季更迭。似乎在不经意间，一年一度的中秋节赶着一叶枯黄，飘然而至。凉爽的秋风把天空梳理得明澈辽阔，仰望一弯新月高挂苍穹，那些渐行渐远的故乡往事，便历历在目。

中秋节是传统的民俗节日。记得小时候，每当进入八月，家乡的亲朋好友便开始走动。提包里装着二斤酒和几包月饼，看望老人和孩子。印象最深刻的是，农村未婚大龄男子一年要送五月端阳、八月中秋和腊月年底的三次节礼。到了八月中秋，那些即将结婚的大哥们，在媒人先生的带领下，或肩挑手提，或操台盒(菜肴、肉、月饼等礼品的工具)，来到准岳母家送节礼。媒人先生便与其岳父母说定婚期。这天，岳父母家还要请本家的堂公伯叔，来陪媒人先生和准女婿。席间，炒个黄瓜鸡蛋，品酒嚼菜，聊聊家常，说说年景，那和谐的气氛，就像月饼的香味在屋里弥漫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儿时，过中秋节有两个主要的“节目”，那

就是举行“圆月”仪式和放孔明灯。

当夕阳收起最后一缕绚丽的余晖，一轮圆月便从东方悄悄升起。皎洁的月光，洒在老家院子的石榴树枝头。院子里立时变得亮堂柔和。斑驳的树影被风儿摇曳成一幅迷人的画，桂花的芬芳像美酒一样醉了心田，中秋夜被赋予了别样的诗情画意。

“圆月”仪式开始了，家家户户院子里的桌子上，摆满了月饼、苹果、石榴、瓜子、糖块等。随着一阵鞭炮响起，乡亲们便开始祈祷上天风调雨顺，农民年年五谷丰登，家家丰衣足食，乐享天伦。

“圆月”仪式结束后，紧接着就是放孔明灯。

孔明灯，又叫祈福灯。传说唐末五代时期，一个叫莘七娘的女子随丈夫在福建打仗时发明的，当时是用作军事的联络信号。由于灯笼的外形像似诸葛亮戴的帽子，所以取名孔明灯。后来流传下来了，在中秋节点放孔明灯，人们多作为祈福许愿之用。

放孔明灯多在家乡的操场上。因为场地空旷，便于流动观看。在举行“圆月”仪式的同时，大人们也给放孔明灯准备了器具和升空的燃料。当孔明灯点燃后，燃烧的热气使灯笼慢慢地鼓起来，然后腾空而起，徐徐上升。不久，附近村庄的上空，也不断地升起了一盏盏孔明灯。当越来越多的孔明灯飞上天空后，大人小孩一起拍手欢呼喝彩，高兴得手舞足蹈。

孔明灯在晴朗的夜色中越升越高，逐渐飘移到上空，像一颗颗小星星挂在天空中。星星点灯，群星傍月，交相辉映。

我们伫立在操场上，凝望着空中缓缓飘摇的红色孔明灯，默默地许着美好的愿望，祈福风调雨顺，生活蒸蒸日上。

故乡的中秋夜，是如此的美妙、恬静、悠远。犹如置身于一幅“江上升明月，江花点美景，潮水随波千万里，夜色沁人心”的优美画卷之中，心灵变得清澈通透，劳累和烦恼总得一千二净。犹如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

小小扎钩依然“红”

□ 曾繁华

我家一直保留着一把小扎钩，那是一把两根齿、一米多长的杉木把的扎钩。年长月久，这根本把呈紫铜色了，泛着褐红的光。

小扎钩，我父亲用的最多，晒柴禾、晒稻把子、晒黄豆梗等等，只要用得上的地方，父亲就把它带在身边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在生产队里，老父亲用扎钩搭黄豆梗、搭垛上的菜籽拖到不场上晒，一堆一堆，分布均匀。再有用武之地的是搭水草，队里的青壮劳力绞来一船水草，一堆一堆地堆在水田旁。老父亲是耕田组长，每天与犁把打交道。秒好的田块要撒上一层水草，父亲的扎钩派上了用场，一铺就是一大堆，拖到水田里均匀地散开，铺得平平坦坦，便于滚压下去。父亲又是拖，又是用手撕，在水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撒水草，等水草铺满田里就开始蒲滚，忙得撑不起腰。一连好几天干着这样的活儿，每天撒草不止，

从不叫累。人们常称他为活着的“老愚公”！在水田里扎草拖草，那扎钩轻便、灵活、省力，还真管用！

那时，大锅大灶烧的是稻草绞的“把子”，生产队里分给我家的“柴禾”不够烧，父亲常常割一些茅草、野蒿、小灌木作柴烧。那些柴禾铺在坡路边晒枯后，他就用扎钩把它们耙拢来，搭成一堆一堆，再用竹架子挑回家。

记得有一次，我跟父亲去割“篙排”(一种篙草)。吃过早饭，带上中餐，父亲带着长把镰刀和扎钩，撑着木船，到几里路远的“引港河”去割篙筒草。那篙筒一兜兜，一蓬蓬，成片成片的。父亲穿着短裤，端一把长把大镰刀，伸到水底，探着篙筒的根部，一刀一刀地割。割下的篙筒草一窝窝地浮在水面上。割着割着，父亲手上的那把大镰刀碰到了什么东西，只见他用镰刀探一探，随即就从水里挑

出一只“花篮”(弄鱼的器具)。“嘿，这个花篮里还有两条鱼呢！”那是两条各有一斤多重的红尾巴鲤鱼，父子俩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惊喜！收好了两条鱼，父亲用扎钩把那些水草“拉”到堤坡边上，一拉就是一大堆，再把它们拖上船装好。一切完好就绪，父亲才撑着船踏上返回的路程。

后来，分田到户搞单干了，田也种好了，庄稼连年获得大丰收。晒场、收场，少不了用到扎钩。有时雨过天晴，小垛上的豆梗或菜籽急需晒场，老父亲就用扎钩一撮一撮、一个一个地搭开这些作物，再用“羊叉”把它们挑散铺在地上，好趁中午的太阳打书。

记得那年，我在民办学校教书，因民师工资统筹政策，我被调到相距几里的村小学任教。老父亲和我妻子把收割的庄稼早已上垛码好，要开场“练谷”了(用石碌碾压稻子)，父亲就用那把扎钩把稻谷把子拖

开，一小堆一小堆地散开在不场上。那扎钩在老人手里运用自如，宛如一把轻便的“九齿耙”！

而今，乡村逐渐实现了机械化，耕整农田靠机械，播种收割靠机械。庄户人家种田也不绞水草了，而是靠化肥肥田。乡村没有了稻草和草垛，只有一些少量的作物梗。大部分人家没有烧柴灶了，用上了煤炉、气灶、省柴的小铁灶。父亲留下的扎钩派上用场的时间少了，只是没有完完全全的闲置。

看到扎钩上那圆溜溜的木把，那不是老父亲用他那双粗糙有力的手把那木把握成了红铜色吗？它那两根弯钩仍然保持着“铁”的本色，只是铁钩尖有些锃亮发光！

几次搬家我都把那扎钩保留在家里，有时我仍然用到它。仿佛看到父亲那辛勤劳动的身影！青山依旧在，扎钩仍然“红”！

三枝姨

□ 杨朝贵

三枝姨是母亲最好的姐妹，比起队里其他的伯伯、婶婶，小时候我对三枝姨自然更亲近一些。

三枝姨每次来到我家，不是端着蔬菜热汤，就是带个小罐小钵之类的。在母亲长年的胃病病痛中，为母亲送点汤汤水水、时令蔬菜。抽空为母亲熬药煮饭，有时看见盆中未洗的脏衣服，也会顺手帮忙洗了。此时，母亲便会痛苦地支撑着双手，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，流着泪对三枝姨说：“老害你呀，三枝，是不是你哪世里欠我的，这生让你这么照顾我？我不知道，这世我用什么才能报答你了！”而三枝姨则会说：“姐、别这么说，你我姐妹，互相帮衬下，这是应该的，你别放在心里就是了，等你病好了，就好啦！”随后，三枝姨会边陪母亲说上一会话，边将手中的事做完，然后对母亲说一句：“姐，你好好休息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”才会回自己的家去。

三枝姨走后，母亲会对我喋喋不休地说上一通，你三枝姨是这个世上最好的人，你要记住三枝姨对我们的恩情等等。反正那时我还小，也不懂恩情或报恩什么的，只是似懂非懂地不停点头答应着母亲，反之怕惹得母亲不高兴而加重了病情。

慢慢，母亲的病情有所好转，三枝姨也来得少了一些，只是隔三岔五地来看看母亲。母亲在自己能走动的时候，也会带着我去三枝姨家看看、坐坐，聊一些反正我听不懂的事情。而三枝姨的老伴祖兴叔，有时与母亲笑着打个招呼就出去了，有时会陪我们坐上一会，说几句笑话。祖兴叔好像是队里的仓库保管员之类的干部，所以他平时也比较忙；特别是到了农忙收割的时候，看他吃饭也是匆忙忙扒上几口就出去了，说是明天的太阳好，队里要晒粮食了，仓库里堆放的谷物、棉花要收拾一下，禾场的砖瓦泥块要清理干净。“你去，你去忙你的，不管我们。”母亲便说。祖兴叔笑着出去后，三枝姨便会拿来她亲手做的发糕或麻圆之类的东西，递到母亲和我的手上，说：“你尝尝，这是今天做的。”母亲似乎有点不

好意思，推辞一下，我则赶快放进口中，大口地吃了起来。看到我如此的馋相，三枝姨笑咪咪地看着我说：“慢点吃，别噎着了，没人跟你抢的！”

听到三枝姨这么一说，加上母亲一句“像前世里没吃过似的！”我也有点不好意思。不过不好意思归不好意思，那发糕或麻圆糯糯甜甜的味道，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，咬上一口，嘴就停不下来了。管他呢，直到那块大大的发糕或麻圆一口气吃完为止，然后笑着看看母亲和三枝姨。三枝姨则笑着问我：“好吃不？”

“好吃！”我赶紧回答。“好吃也没有啦！”于是三枝姨把空着的钵子给我看看。我多少有些失望，在那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，能有这么美味可口的自制糕点吃，那是多么幸福与快乐的事啊！那味道今天我回想起来，在后来我所吃过的所有糕点中，再没有吃过如此好吃的糕点。

如今，母亲已病故十多年，而三枝姨我已有好些年没见过了。最后一次知道三枝姨的近况，是在老家母亲的葬礼上，碰到三枝姨的儿子珍华哥，我问他：“三枝姨现在怎么样了，她身体还好吧？”珍华哥说：“三枝姨

现在上了年纪，身体一般，已经送镇上的养老院去了。”我才知道三枝姨早已不在家了。我有点不解，我笑着问：“怎么回事哟？”珍华哥说：“她说跟我们住一起，感到不习惯，说是养老院里老人多、自由的。”我“哦”了一声，一时无语。刹那间我觉得有点东西堵在胸口一样。我知道三枝姨的老伴祖兴叔在我离开家乡不久就去世了。珍华哥是三枝姨的养子，且听母亲说过，三枝姨和珍华哥生活中有些矛盾。但我还是有点不解，怎么说呢，珍华哥虽然不是三枝姨亲生的，但三枝姨、祖兴叔二老从小把他视为己出，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也实属不易！但我也明白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有些事，是我一个外人说不清、道不明的！我只是一时心里有点难过，我想我唯一能做的只能是默默地为三枝姨祈祷了，祈祷三枝姨晚年能在养老院生活得幸福、愉快、健康！

迟到的背包

□ 田原瑛

迟建立刚刚走进办公室，就接到妹妹打来的电话，父亲去世了。他脑子里有一根绷紧的带子突然断裂，他以为这带子不会这么快断裂的，至少不应该在今天早上断裂。他以前不知道有这么一根纽带存在，今天早上才突然知道，知道的同时也意味着失去。电话在妹妹的哭声中中断，随着声音的断裂，他和妹妹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，远到再也无法相见。他跟公司的副总经理说了半天也没有说清楚，好像这件事是说不清楚的，也可能是这件事是说不出口的，只要从他的口里说出来，空气就要爆炸。他最后跟副总经理说他要离开几天，就回到家中收拾东西。这是生命中最孤寂的时刻，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回东北老家了。他以前出远门都是提着一只棕色的皮箱，他提了皮箱就往外面走，但他无论如何没法开车回去，如果妻子在，更不会允许他开车回去。他走到门口才想到他要背着老旧的背包回家。

他从衣柜底层找出那个颜色发黄的军用背包，这个背包是父亲给他的。二十多年前，他就是背着这个背包来到省城。他其实不想背这样的背包：他带的东西不多，而背包又太大。但父亲说这个包结实，好像背包结实了，他的儿子也就结实了。他动身的时候发现包被动过了，他打开包，他不想带的东西还是一件也没有偷偷塞进来。他到了省城就一忙忙

个不停，过了十多天才在公用电话亭给村小卖部打电话，妹妹接到电话就抱怨：“哥哥，你怎么今天才打电话回来，我们都急死了！”他这才知道父亲还是偷偷地做了手脚，父亲在一双崭新的袜子里塞了一千块钱，又把袜子放进背包里面的拉链缝小包里。他的确需要这笔钱，不久就把这笔钱花光了。

他后来很少回去，年底回去也是过完年就匆匆离开，好像老家的房子已经容不下他这么个人。他回去的时候喜欢使用一只银灰色的拉杆箱，这种箱子可以装很多东西，他不可能背着老旧的军用背包回去。他没有扔掉背包，只是因为他一直没有想到这一点，或者说他连扔掉一个背包的时间都没有。当有了自己的公司之后，他使用一只小巧的棕色皮箱，他甚至忘记了他曾经使用过军用背包。他还是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时间回去，但他不用赶火车了，他开着小车回去。父亲的话本来就不多，这些年他只顾忙自己的事情，也没有多少时间坐下来和父亲说上几句话。父亲还记得那个军用背包，父亲有些不好意思地问：“那个、那个背包还在吗？”他这才记起那个军用背包，但他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了。他不经意地说：“应该还在吧。”父亲说：“你下次记得把背包带回来。”

他后来在办公室文件柜的一个角落里无意中看到了军用背包，他的秘书因为不敢擅

自作主才没有把它处理掉。他从来就没有把这个背包放在心上，他在父亲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回去，没有想起来把背包带回去；他联系当地的建筑公司给父母和妹妹盖房子的时候，也没有想起来把背包带回去；到今天父亲都去世了，他才想起父亲说过话，才想起来把背包带回去，他想起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。

他下了高铁就直接叫出租车回家。中秋节刚过，下午二点钟的太阳还很有些热。他远远看见他们家的房子在阳光下异乎寻常的安静，黄色的瓷砖从来没有过的鲜亮。大门敞开着，灵堂还没有搭起来，可能在等他回来。他没有听到妹妹的哭声，自己的眼泪却流了出来。

听到车子的响声，一个熟悉的身影从金黄色的屋子里走出来。他赶紧擦了下眼泪，看到熟悉的身影融入一片金色之中去，他生怕熟悉的身影突然消失，他跳下车，一把抓住父亲瘦骨嶙峋的双手。他像重新回到大地上上来了一样觉得喜出望外，他说：“您还好吧？”父亲像做了一个错事的小学生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还好还好。”妹妹的房子就在隔壁，她从房子里跑出来：“哥哥，你总算回来了！你不能怪我，是妈妈逼我这样说的。”他说：“说什么不好，偏要说这样吓人的话，你们让我回来，我回来就是了！”

他把背包交给妹妹，让妹妹把里面的衣

服拿出来，这些衣服以后就放在家里。父亲连忙抢过背包说：“我来，我来！”他看见父亲走进房间，他回家的时候就住在这个房间里，房间里有一个衣柜，父亲把他的衣服放进衣柜里。他知道父亲表达情感的方式就是不停地做事，他也知道自己表达情感的方式就是在父母的家里坐着陪着。

第二天天还没亮，他就听见院子有哗哗的水响。他轻手轻脚走进院子，看见父亲正在一只大脚盆里洗背包，下弦月的月光照在父亲花白的头发上。他没有打扰父亲。他在床上又睡了一个回觉，等他醒过来的时候，太阳已经铺满了院子。他看见父亲把背包晒在竹篱上。到了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，背包晒干了，背包的颜色发白，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。父亲让妹妹开车送他到镇上上去一趟。父亲回来后，他才从妹妹的口中得知，背包有好几处地方裂开了长长的口子，父亲到修理店把背包缝补好了。他说：“这又何必，喜欢这种包，我到网上买个新的。”妹妹说：“父亲说你到省城去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，你就是背着这个军用背包离开家的，看到这个背包就看到你二十岁时的样子。”他的鼻子发酸，后悔没有早一点把背包带到老父亲的身边。

(作者系监利市人，在地方刊物上发表过多篇文章。)

欧阳修在中国文学界的名气是很大的。在唐宋八大家中，有几个是他的学生。但鲜为人知的是他曲折的情感生活，虽为北宋一大文豪，但他的感情生活却是一波三折，前前后后共经历了三段婚姻。

—

欧阳修的科举之路非常坎坷不平，先后两次参加考试皆名落孙山。天圣七年的春天，欧阳修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——胥偁。胥偁的官职虽然不高，只是个七品官，但是他看中了欧阳修的才能，亲自保举欧阳修，让他去开封最高学府国子监进行考试。在科举考试的时候，欧阳修并不想对科举制度妥协，又恰巧遇上了泥古不化的考官，因为他的文章中有个别的韵脚超出官韵的规定范围，于是就被他落黜。考中后，胥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二十五岁的欧阳修，成为了欧阳修的第一任夫人。不幸的是，这位夫人后生在孩子而病逝了。欧阳修的嫡长子，也在童年不幸夭折。

欧阳修口述，由门人徐无党执笔，留有《胥氏夫人墓志铭》：“庐陵欧阳先生语其学者徐无党曰：修年二十余，以其所文见胥公于汉阳，公一见而奇之曰：子当有名于世。因留置门下，与之偕至京师。为之称誉于诸公之间，明年当天圣八年，修以广文馆生举中甲科。又明年，胥公遂妻以女。公讳偁，世为潭州人，官至工部、翰林学士。公以文章取高第，以清节为时名臣，为人沈厚周密，其居家虽燕必严、不少懈。每端坐堂上四顾，终日如无人。虽其嫠儿女子，无一敢妄举足发声。其饮食衣服少长贵贱，皆有常数。胥氏女既贤又习，安其所见，故去其父母而归其夫。不知其家之贫，去其姆傅而事其姑，不知为妇之劳。后二年三月胥氏女生子未逾月，以疾卒。享年十有七，后五年其所生子亦卒。后二十年从其姑葬于吉州吉水县沙溪之山。修既感胥公之知己，又哀其妻之不幸短命。顾二十年间存亡忧患，以不可悲者。故书其事以铭，而哀不能文。因命无党序其意，又代为哀辞一篇，以吊胥氏。因并刻而藏于墓。当胥氏之卒也，先生时为西京留守推官，实明道二年也。其哀辞曰：清冷兮将绝之，语言犹可记。髣髴兮平生之音容，不可求谓不见为才。几时兮忽二纪其行周，岂无子兮先于下土。昔事姑兮今从于丘丘，同时之人兮孰独予留。顾生余兮一身而百忧，惟其不忘兮下志诸幽。松风草露兮闋此千秋。”

欧阳修对结发妻子的早逝，是很悲痛的。

二

欧阳修与范仲淹一同呼吁改革，力图改变糜烂的官场生活，想要裁减朝廷的冗官和冗员。终究，范仲淹的改革触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，被贬饶州。与范仲淹同边的欧阳修也因此受到牵连，被贬夷陵。被贬以后，二十八岁的欧阳修娶了集贤院学士杨大雅的女儿。但第二位夫人也在婚后不久就病死了。

杨夫人是大官家里的千金小姐。欧阳修跟杨夫人感情很好，有诗《生查子·元夕》为证：“去年元夜时，花市灯如昼。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今年元夜时，月与灯依旧。不见去年人，泪湿春衫袖。”

三十而立的欧阳修，在元宵节去观灯。他想起去年元宵节，跟杨夫人一起约会观灯的情景。去年还是夫妻双双秀恩爱，今年就是阴阳两隔。欧阳修触景生情，写下这首千古佳句。

杨夫人和胥夫人，都是二十岁左右就死了。后来，欧阳修把她们迁回江西吉安的家庭墓地安葬。胥夫人和杨夫人的墓地，现在还在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沙溪镇凤凰山上。

欧阳修口述，由门人焦千之执笔，留有《杨氏夫人墓志铭》：“庐陵欧阳先生之继室，曰：杨氏者，故右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杨公之女也。杨氏遵有世德，自汉至唐，常出显人，故其系谱所传次序，自震至今不绝。公讳大雅，以文学笃行，居清显号为古君子先生。尝谓其学者焦千之曰：杨公已歿，修始娶其女，虽不及识公，然尝获铭公之德，究见其终始。其行已立于朝廷。发于文章者，皆得考次。及杨氏之归，又得见公之遗施于其家者，皆可法也。杨氏事其姑以孝而勤，友其夫以义而顺，接其内外宗族以礼而和，方其归也。修为镇南军掌书记、馆阁校勘，家至贫，其夫读书著文章则曰：此吾先君之所以乐而终身也。见其夫食廩而衣弊，则曰：此吾先君虽显而不过是也。间因其夫之俸，廩食其月而有余，则必市酒具肴果于堂上曰：吾姑老矣，惟此不可不勉归之。十月以疾卒，享年十有八，实景祐二年九月也，后十有九年，从其姑葬于吉州吉水县沙溪之山。乃命千之序而铭其圻曰：其居忽兮而逝也，遽其歿久而悲如新，一言以志兮千万岁之存。”

三

景佑四年，三十一岁的欧阳修又娶了户部侍郎薛奎的女儿。

欧阳修在外地出差，写了《班班林间鸣寄内》：“班班林间鸣，谷谷命其匹。迨天之未雨，与汝勿相失。春原洗新霁，绿叶暗朝日。鸣声相呼和，应答如吹律。深栖柔桑暖，下啄田实。人皆笑汝拙，无巢以家室。易安由寡求，吾美拙之佚。吾虽有室家，出处曾不一。荆妻苦寒逐，奔走若鞭挞。山川瘴雾深，江海波涛涛。跬步子所同，沦弃甘共没。投身去人眼，已度谁复嫉。山花与野草，我醉子共慧。但知贫贱安，不觉歲月忽。然尝今年，官禄富几伍。身荣责愈重，器小忧常溢。今年来镇阳，留滞见春物。北潭新涨深，鱼鸟相犂拂。我意不在春，所忧空自咄。一官诚易了，报国何时毕。高堂母老矣，衰髮不满栢。昨日寄书信，新阳发旧疾。药食子虽勤，岂若我在膝。又云子亦病，遂言不加餐。书来本慰我，使我烦忧郁。思家春梦乱，安意占凶吉。却思夷陵囚，其乐何可述。前年辞谏署，朝议不容乞。孤思一许国，家事岂复卸。横身当众怒，见者旁可栗。近日读陈书，朝廷优辅弼。君恩优大臣，进道礼有秩。予亦希希防，论议争操笔。又闻说朋党，次第排甲乙。而我岂敢逃，不若先自劾。上赖天子圣，必未加斧钺。一身得保贓，羣口分臧密。公朝贤度众，避路当拙质。苟能因循去，引分思臧密。还尔禽鸟性，樊笼免惊悚。子意其谓何，吾谨今已必。子能甘藜藿，易解蓍级。嵩峯三十六，苍翠争谿谷。安得携子去，耕桑老蓬华。”

金诗很长，有的是对妻子的恋爱，有的是对朝事的担忧，有的是对母亲病重的忧虑等等。

薛氏嫁给欧阳修生了四个儿子。很多史料上没有薛氏的其他事迹记载。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、中国明史学会会员、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著作权学会会员。)

欧阳修的情感小史

□ 安频